

何申

美好的世界杯之夜

早年没有电视,世界杯足球赛离我们很遥远。后来有电视有直播,世界杯神秘的面纱揭开了。1982年春天,我去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半年。宿舍楼每层只有一台电视,架在活动室高高的木架上,每晚学员拎着小马扎过去看。那时学校伙食不行,加之天热后,承德干部多不适应,归心似箭,可我和另外两位年轻的学员则不然,从6月13日起,就跟第十二届西班牙世界杯撞上了。我们每晚从后半夜两点多看起,看到天亮。由于是夜里,即使格外注意,也免不了一激动声音大了,一老同志心脏不好出来查看——你们不睡觉,闹鬼呀?

说这是世界杯。说吓我一跳,反正也睡不着,我也看看。

到了7月上旬,石家庄热如火炉,学习班提前结束,我们三人商量,家里电视是黑白的,信号差,没这彩电效果好,而且住房窄小没法熬夜,遂找了个理由没走。但食堂关了,那时也没方便面,党校又远在市郊,最后三天吃的什么都忘了,但意大利罗西以6球获得本届世界杯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,以及德

国门将舒马赫、伤人、科威特法赫德王子当场

“改变”比分等等,至今还记得。由于没有中国队参加,对每一场比赛并不在意,因此看得心平气和。



三天后回到家,其中一人撒谎说才散班,不料夫人已知别人回来,盘问去了哪里,险些闹出误会。事后总结夫妻亦同踢世界杯,赢就是赢,输就是输,玩不得虚假。

后来自家有了彩电,打开感觉最养眼的就是屏幕上满是足球场绿色草皮的画面。为了看足球,我还用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,买过一台价格昂贵的宽屏彩电,并期盼着能看到中国足球奔向世界杯的历程。到了2001年,机会来了,沈阳五里河之战的不眠夜,我找人一起喝酒放鞭。可到了国足在世界杯上三战皆败,才明白足球是圆的,可不是靠脑袋发热嘴巴痛快就变成流线型飞进对方球门。于是再看足球就冷静不少,也不再和爱人为看球争电视生气。不过,搬新居之后,我还是买了两台电视,各看各的,特别为我看球提供了方便。

体育赛事各类多有世界杯一项,别的一般都要冠上什么球,如乒乓球、排球、篮球,不冠不清楚,唯独足球,一提世界杯,当人人都清楚。当初在党校和我们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位老同志,后来看球上瘾,心脏病加重了,他还看,等看了中国队再输土耳其后,大受刺激,犯病去世。他儿子是铁杆球迷,从韩国回来在追悼会上念了老父的一首诗,最后两句是:“待到国足[世界杯]进球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把气氛搞得挺悲壮的。

往下数届世界杯虽然也看,但渐渐的热情和精力就不如先前。我体会世界杯既是全世界人的,更是年轻人的。年轻人朝气蓬勃,能让一个个赛场热血沸腾,并通过媒体感染世界,使整个世界在这些天里忘却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,增加了我们这个星球在宇宙中的正能量,这无疑是小小足球对人类的最大贡献。

莫斯科世界杯直播从夜幕降临开始,微风拂柳,新月明艳。青年人在街上吃着看着,我则在书房里静静地看,偶尔回放一下精彩片段。忽然间就想起我小时候,放了学或是去体育场,或在街边胡同,俩书包一摆就是球门,和同学就踢得满头是汗浑身是土,回家挨骂挨数叨也要踢。虽然都没踢出个样来,但1971年夏天,忽然有一天公社把所有男知青都召集去,让每人都踢几脚足球,一旁有人观察。原来地区要开运动会,有一项足球。待到比赛时,一看各县的足球队,清一色全是天津知青。我村有一同学被选进县队,前后去了半个多月,眉飞色舞讲住地区招待所游避暑山庄,把我们羡慕够呛。问他胜负如何,他说胜了也吃粉条炖肉,输了也吃粉条炖肉。后来问急了,他才不好意思地说一场都没赢。大家埋怨同样吃粉条炖肉,你们咋就不能赢一场?他说可说是呢,都一个脑袋俩胳膊俩腿,谁不想赢?

细想想,也真是!同在一个地球上,中国又是个大国,如果在世界杯上鲜有露面,或露面连个球也踢不进,时间长了,确实丢面子,还让那位在地下等着喜讯的老哥,也睡不安稳。中国足球,看来还真得加把劲!

世界杯之夜,很美好……

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在东坡故里揭晓

本报讯(记者周倩)6月23日,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典礼暨中国散文高峰论坛在四川眉山举行。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,经中国作协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散文奖项。该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已故名誉会长、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的遗愿,经其家属授权,由冰心老人捐贈稿费而设立的全国散文专项奖。自2000年开始举办冰心散文奖评选活动,至今已举办了七届,铁凝、贾平凹等400多位作家先后获得该奖。

中国职工电化教育中心主任、中国职工音像出版社社长郭孝实作品《父亲的哲学》荣获本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。作品用朴实恳挚的语言勾勒出一位平凡却不普通、严厉却不忘旧、睿智却不偏见、高大却不专横的父亲形象,表达了作者敬父、爱父、思父、念父的真情。

据介绍,冰心散文奖设立的初衷在于鼓励、提携有潜力的中青年散文作家,表彰对中国散文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、理论家、散文编辑和社会相关人士。据悉,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、新散文、新发现。旨在让思想对撞生成,认清新时代文学的使命,发现新时代的意义,创作不负新时代的作品。

陈晓辉

1

小镇周围十里八乡,提起唢呐王刘大强,曾经没有人不知道的。

那时候还没有大喇叭,更没有什么手提音响。谁家过红白喜事要请“响器班儿”,就少不了唢呐。凭一把唢呐,刘大强稳坐“一哥”位置几十年,“唢呐王”的称号,从没有倒过。谁家过事儿,要是能请到刘大强来吹唢呐,那是很风光的一件事。

别看唢呐王的名声大,真心想学的人并不多。小镇风俗,吹“响器”属于下九流,给的报酬也只有仨核桃俩枣。这可能还是儒家文化“三教九流”里伶人戏子思想流毒,种庄稼的轻易不会让孩子学“响器”。

唢呐王教不出下一代唢呐王,但他也不急。他常常擦着自己那把锃亮的唢呐,说:“多少事,最后都是黄土一堆啊。”常年吹唢呐,他多少知道一些戏文,那些王侯将相、英雄佳人,“争来争去,过眼云烟啊”,他说:“何况一把唢呐呢?”

2

唢呐王刘大强没收到好徒弟,但有个好“兵”,叫傻宝。因为刘大强去哪都带着他,就像带了个小兵一样。于是“唢呐兵”的称呼就叫开了。

傻宝跟刘大强同村。说他傻,乍看起来跟正常人无异,给他一把扫帚,他就会去扫地,给他一只饭碗,他知道去厨房盛饭。但不给他扫帚,他就永远想不起来世界上还有扫地这回事,不给他碗,他饿了就直接去厨房用饭勺吃。

傻宝爸爸妈妈结婚后几年没有孩子,有一年说是去走亲戚,出去了几个月,回来抱着个孩子,就是

唢呐王,唢呐兵

傻宝。说是在外面亲戚家生的,后来听说,是从外地人贩子那儿买来的。

亲生的也好买的也罢,傻宝爸爸妈妈从没舍得让他受委屈。傻宝襁褓里见人就笑,白胖可爱,怎么看,都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。但后来就发现不对劲儿,别的孩子满地跑,他摇摇晃晃走不稳,别的孩子都会背“床前明月光”了,他还叫不清爸爸妈妈。村里人都摇头,这孩子,唉!

傻宝八岁多的时候,他爸爸带着妈妈开手扶拖拉机去拉化肥,车翻到水沟里,一个被砸到脑袋,一个被砸到胸部,都是要害位置,送到医院,人已经不行了。傻宝在刘大强的唢呐,在刘大强的唢呐“哭调子”里,哭得肝肠寸断。

3

傻宝父亲是独苗,在村里也没个本家什么的。刘大强平时就心善,看不得孩子受苦,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小屋子,让傻宝住进了来,一日三餐跟着自家吃。老婆开始还不乐意,但拗不过刘大强,而且傻宝也会帮忙喂个猪,掏个粪什么的,也就习惯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,傻宝特别爱听刘大强吹唢呐。有时候刘大强在村外小树林练习新调子,他就跑去听。听了几次之后,自己折两根小树枝,跟着拍子敲,头也跟着一点一点的。

刘大强心里一惊。那时候响器班里打“梆子”的根爷闹病,年轻人也没几个愿意干这个的,而傻宝敲树枝的样子,还真像打“梆子”呢。

莫非,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,天生就有某种缘分?刘大强决定让傻宝试一试。

所谓“梆子”,也属于“响器”的一种。一粗一细、一长一短两根木棍,合着曲子的节奏敲击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这木棍,当然不能从小树林随便折两根,必须要秋后的银杏木,阴干,打磨光滑再上一层桐油。

吹响器的时候,其他乐器伴奏,“梆子”也合着拍子敲,一声声“梆”“梆”,提神。

傻宝别的事痴痴傻傻,打“梆子”却非常灵。刘大强把要领说了一遍,两根木棍交给他,敲起来就有点模样的了。从此,傻宝走到哪都带着两根银杏木棍,睡觉就放在枕头下。

以后,再有人家过事儿,刘大强就总带着傻宝,有人说他们搭档,刘大强也笑笑不说话。唢呐王都默认了,谁还敢小看傻宝?

4

其实也不能怪唢呐王偏心一个傻子,傻宝的“梆子”确实打的好。村里退休的刘老师端着茶杯晃着脑袋说,“人有一技,足以动人”,说的就是傻宝。

“这梆子”,看似不起眼,就两根小木棍,技术上没啥高深,无非就是敲一下敲一下。所以在所有响器里,“梆子”是最不起眼的一个。但傻宝,硬生生把“梆子”打成了能跟唢呐平起平坐的乐器。

傻宝打“梆子”,跟其他人不同。有人像敲木鱼,拍子到了敲一声,有气无力。傻宝呢,随着唢呐轻重缓急,敲起来有轻有重,从未失手。

但让傻宝把“梆子”打出名声的,还是在马圪垱村的那一场。

刘大强走了。傻宝怎么办呢?

谁也没想到,刘大强的儿子把傻宝接到了县城,平时让他做一些扫地之类的杂活儿,大部分时间,傻宝就坐在饭馆门口,拿着两根银杏木棍,有事没事,敲一下,再敲一下。他们很少回村,每年只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,带傻宝回来,在刘大强坟前烧纸钱,焚香,磕头。

很多年后,就在村里人快把唢呐王、打梆子忘了的时候,傻宝死了。刘大强的儿子把他拉回来,葬礼上,音响放着唢呐曲“大哭调”,里面没有梆子声。

傻宝就葬在刘大强坟墓旁边,村里人都说,唢呐王在地底下,还有个兵作伴,值了!

远去的补碗匠

张军霞

前些天,回老家收拾一些东西,因为老屋长久没有人居住,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灰尘。走到厨房时,窗台角落里的一个瓷碗,吸引了我的视线:这只碗上面的图案真好看,白底红花;这只碗也真难看,身上密布着一串钉……

显然,这是一只被修补过的碗。说起来,它的后面还藏着一段故事。记忆里,这只碗是外婆送来的,她织了布,拿到小镇的集市上去卖,在百货商店里看到这只漂亮的碗。当时,她的钱用来买米买盐都很紧张,但还是狠下心把碗买了回来。

那时,家里的碗多是粗碗,上面没有什么图案,只碗上面一朵朵精致的小红花,让我和姐姐眼前一亮的同时,不由都动了一个念头:想要把这只碗据为己有。母亲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小心思,笑着说:“你们两个人轮流用它吃饭,一人用一天。”

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,这只碗很快就被打破了;那天,本来轮到姐姐用它吃饭,我却偷偷用它喝水,姐姐发现了过来抢,我不给,我们争来抢去,碗从手里滑落下去,摔碎了。这可真是闯了大祸,我们被吓坏了,号啕大哭起来……

当时,母亲不在家,住在隔壁的刘伯伯听到哭声走来,他看到地上的碎片就明白了,笑着说:“别哭,别哭。还好碗底没有摔坏,补一补还能用呢。”他转身回去拿了一个小木箱,把破碗的碗底固定在膝盖之间,一手扶碗,一手拿钻,像拉二胡一样,轻轻旋转钻头,不一会儿的工夫,就在碗上面打出了好几个小洞洞。接下来,同样又在碎片上打出几个洞洞,洞眼打好了,用钉子把碗和碎片固定在一起,最后沿着补过的地方,抹上一种类似胶水一样的东西,这碗就算补好了。

母亲回来的时候,刘伯伯已经给碗里盛了清水,让它重新变得滴水不漏。母亲看到我和姐姐紧张的神色,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,她没有责怪我们,而是忙着向刘伯伯道谢,中午吃饭时,母亲还特意炒了一盘鸡蛋,让弟弟给刘伯伯送去,并且叹息着说:“人家是靠手艺吃饭的,不容易。”

这时,我们才知道刘伯伯是一位补碗匠,他每天都会背着木头箱子,走街串巷去吆喝生意,他最喜欢说这样一句口头禅:“没有打不破的碗,也没有补不了的碗。”谁能想到,二十年之后的今天,超市里多的是各种不锈钢碗、木碗,它们真的不会摔破,也不再有人需要补碗了,曾经的补碗匠就这样消失了,只有眼前的旧碗还在见证着这个职业昔日的辉煌,让人觉得恍然如梦……

民间艺术揽胜

⑨



我们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,也许后半生该学习如何做个小孩子。

“外婆”变“姥姥”背后的思维模式



欧阳

这些天“姥姥”和“外婆”何为规范、熟为方言居然争论起来,有点意思。想想,同一家媒体机构,将爱发推特的特朗普(Trump)和打台球特鲁姆普(Trump)都整合得自然而然了,这同一个角色的不同称谓怎么会打起架来。

其实这种比较根本不搭界,估计所谓的规范和方言之说大概也是这种不大关联的思维路数,这才整得我也胡乱联想了一回。

本来嘛,作为人称代词,人们知道所指就可以了,非要整出个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区别,不知道为的是哪般。也许其中真有大学问,我想。于是带着这种学习心理,翻读了不少文字,但还是有诸多疑问未解。先粗略梳理一下。

这很有意思吧?想到北京话,如“胡同”之类,深受关外进入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,说不定“姥姥”等

相关语言的变化,正是蒙元时期语言融合的产物也未可知,否则那些已经走调得外人听不明白的方言,就说南方的北方方言(官话)区域,姥姥的意思不太清楚明白的人众很是不少,怎么更通行的称谓反而不规范了呢?

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的区域来看,北方人基本都明白外婆就是姥姥,这可能和书面的外祖母有关,而南方人,不说那些已经走调得外人听不明白的方言,就说南方的北方方言(官话)区域,姥姥的意思不太清楚明白的人众很是不少,怎么更通行的称谓反而不规范了呢?

再琢磨一下,外婆、姥姥之间是不是有个时序上的变迁呢?以西南官话总体会变化于动荡的北方而言——那些因封闭而保留原味更多的方言就不用说了,外婆应该是北方话本身的“遗存”。事实上,有专家就考证说,唐宋的文字就是外婆,而姥姥的叫法是在明代及其之后的事儿。

这很有趣吧?想到北京话,如“胡同”之类,深受关外进入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,说不定“姥姥”等

相关语言的变化,正是蒙元时期语言融合的产物也未可知,否则那些已经走调得外人听不明白的方言,就说南方的北方方言(官话)区域,姥姥的意思不太清楚明白的人众很是不少,怎么更通行的称谓反而不规范了呢?

客观说,生活语言本来属于大众文化范畴,尤其是这种涉及亲缘关系的称谓,根本不可能是基于学问的介入,至于姥姥、外婆之规范性的是与非,其实也没必要纠缠,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流变的过程,它总是要发展的,而这种发展从来就不会取决于什么权威、专家。

话是这么说了,但就这件事的源起来看,我以为有一点更需要引起人们反思,那就是此事出笼背后的思维模式,或者说看问题的思维逻辑:姥姥取代外婆的决策是不是缺少,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思维逻辑的论证和现实状况的调查研究呢?

从各方面罗列出来的实情看,但凡我们做个简单的调查,或者有多层面的辨识考证,这个“姥姥”不高兴的规范之词一定不会面世;即便有此一提议,恐怕初期就已胎死腹中。

而之所以整出这么大的涟漪来,有没有话语权任性的影响呢?我更愿意相信没有,然而,这里必定有一些人们看待问题、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症结,不夸张地说,关起门来纸上论道的思维习惯并不罕见,甚至向思维的逻辑在部分人的大脑中已成定势,就外婆姥姥之争这件事来说,实际上很可能就是此类思维习惯下的结果。

否则,我们只要有开放性的思维逻辑,或者说杜绝关门论道,做一个极其简单的调查研究,哪怕是“本本”上的综合考证,也不会出现今日之窘态。

最后,弱弱地问一声:此等主观闭门思维习惯,您的身边是多还是少呢?

小巷的外衣

朱文杰

五六月,一个多雨的时节,湿润而闲适的环境里,最容易滋生的东西恐怕就是青苔了。

落的雨多了,青苔便会无声无息地在水里、雾气里滋长。早或迟,淡或浓,一夜之间它们就可以爬满角落。青苔似一个江南女子,温婉而又羞涩地长在潮湿的角落里。也许你走过去了,并不会注意到它,因为它似乎并不起眼,那么的渺小。

想到青苔,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巷,青苔应该是长在烟雨小巷里的。其实并不能够确切地去描述这样的画面,只是觉得江南的小巷就应该和青苔扯上那么一丁点的关系,就如同不经意地去绘一幅画,而画中必须有些搭配,可以丰富我们的眼眸。

平日里,我最喜欢到小巷去走走。夏天的午后,阳光很好,但小巷里却是很少有阳光顾及的,走在里面有一股沁骨的凉意。这样的小巷最适宜长青苔了,斑驳的墙壁,灰白的瓦楞,光滑的石头……绿绿的,色泽很深,有着丝绸一般光滑的质感,手一触及,一股凉意便依约而来,像轻风,似湖水,如微雨,淡墨,非常的纯粹自然。你总可以感觉到有水汽在青苔上行走,滋润了心肺,于是心便也成了一